



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岸

[俄罗斯] 尤·邦达列夫 著

索熙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идел справа, в пологорота к ней и Самсон
темноте на заднем сиденье. — Я была т
тому что люблю тихие рестораны, где м
общего сумасшествия.

Шел первый час ночи, и после бессонн
опиями. Ресепсба уже несколько
рские чертёжущие одами, перед не
ми почти в кадре перед бабами, где у
лись на стриптизама.

岸

[俄罗斯] 尤·邦达列夫 著

索 熙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17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98-0559

Ю. БОНДАРЕВ

БЕРЕГ

МОСКВА,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198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岸/(俄)邦达列夫著;索熙译. - 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
1998.10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ISBN 7-5016-0146-1

I. 岸… II. ①邦…②索… III. 长篇小说-俄国-现代
IV. I51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0351 号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351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125 插页 1

199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20.50 元

前 言

本世纪七十年代,正当欧美文坛流传长篇小说危机论之际,以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尤·邦达列夫为代表的一些前苏联作家却在积极探索长篇小说的新路子,追求作品描绘生活的广度和进行哲理思考的深度。

一九七四年问世的长篇小说《岸》就是这样一部描写战争、政治、意识形态、两种文明、道德准则等问题的、结构和情节都颇为复杂的多层次、多线索、多问题的作品。

《岸》共分三部:《到彼岸》、《疯狂》和《怀旧》。首尾两部写主人公作家尼基金及其随同翻译、作家萨姆索诺夫应汉堡书商赫伯特夫人之邀访问西德,插写在首尾两部之间的《疯狂》则描写一九四五年苏军炮兵排长尼基金中尉在离柏林五十公里的德国小镇柯尼斯多夫的遭遇,属于“回溯”性质。这种“回溯”有别于按从古到今的历史连续性叙述故事的传统的结构手法,而是与“时空凝聚”的方法结合在一起,即把一切事件集中在时空有限的现实(访问汉堡的五天),然后“回溯”也是时空有限的过去(驻军柯尼斯多夫的五天)。构成小说中的小说《疯狂》的相对独立但又必不可少的篇章是双层交错“回溯”的第一层次,即小说各篇章之间的今昔“大”交错的叙述层次。而在描写现实生活的各篇章中,借助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回忆、联想以及梦境、幻觉等意识流活动再现了其青年时代的美好时光、令人陶醉的创作活动以及访问中的种种会见、谈话、争论、见闻、感受等等,形成双层

交错“回溯”的第二层次，即散见于各篇章中的今昔“小”交错的叙述层次。作者正是通过这种不同时空穿插的双层交错、“回溯”的联想结构，以突破篇幅集约的限制，扩展作品的容量，既反映现实生活中的众多重大问题，融合各种创作题材因素，又再现永志不忘的战争往事，把历史与现实，过去与现在，把主人公的个人生活进程，即其精神世界的形成和对真理的探求，与历史进程覆叠交错地融为一体，以现在联系过去，用过去检验现在，即以战争的法则和教训来看待现实生活的矛盾与问题，同时又从现今的角度去观察战争中发生的种种事件。正如作者说的那样：“当今不能与过去的实质因素分离，否则它就不会存在，不但如此，道德的维系也要中断。现在总包括着过去。”^①

从时空高度集中的特点中可以看到邦达列夫以往作品（五十年代的《营请求火力支援》和《最后的炮轰》、六十年代的《热的雪》）中常见的“新三一律”原则的延续；从交错综合的方法中则可以看出邦达列夫从事电影创作活动（影片《解放》脚本的编写以及《最后的炮轰》、《热的雪》等改编成电影脚本）中的经验的运用。至于把战争作为永志不忘的往事加以再现，既是苏联文学中一个重要的普遍现象，也是邦达列夫作为“前线一代”作家从纯粹战争题材作品的创作过渡到当代生活题材作品的创作的一个特色。综观这位在文坛上辛勤耕耘近半个世纪的作家迄今写出的七部长篇小说、四部中篇小说以及不少短篇小说、微型小说、电影脚本，《岸》应是他的一部划阶段的作品。

《岸》又是一部多线索的作品，贯穿全书有三条主要线索：战争、爱情、探求。

小说开篇就响起战争的回声，但直接描写战争主要是在以

^① 引自尤·邦达列夫《寻求真理》，莫斯科现代人出版社1979年版，第237页。

《疯狂》为题的第二部。春光明媚、风和日丽的一九四五年五月，战争即将胜利的日子，尼基金所在连队奉命驻守疗养城镇柯尼斯多夫。爱玛姐弟的出现、德寇自行火炮的突然袭击、与据守林务所的“狼人”的战斗……对尼基金和他的战友来说都是严峻的考验。这种考验不仅是敌我双方之间的火与血的考验，而且是法西斯侵略军土崩瓦解、苏军胜利进攻的条件下苏军队伍内部在道义上的考验。在考验中，苏军指战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即炮排排长克尼亚日科和尼基金与炮连连长格拉纳图罗夫和炮长麦热宁的不同表现。格拉纳图罗夫向克尼亚日科提出“我们到底是敌人还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的问题，只能在上述这种背景下得到解答。

林务所前，被法西斯匪徒操纵和驱使的“狼人”受到炮击发出疯狂的“畜生般的嚎叫时”，克尼亚日科独自一人挥舞着手帕前去劝降，企图“用自己清醒头脑的疯狂一着来制止这种疯狂”。克尼亚日科的“疯狂一着”以他的死亡而告终。作者把克尼亚日科的死亡作为人性的最高表现，着力塑造一个纯洁、美好、崇高的形象。尼基金赞颂说：“克尼亚日科比我们所有的人都勇敢。他所以牺牲就是因为他比我们大家都好。”少尉军医加丽雅·阿克肖诺娃也说：“他是最好的……是你们当中最好的。”战士们也给克尼亚日科以正确的评价：“他严峻，但是公正”，并无情地揭穿了麦热宁的怯懦和卑鄙。

麦热宁这样的人物性格不仅在邦达列夫的创作中，甚至在整个苏联文学中都堪称创新。麦热宁虽是炮连最佳瞄准手，但他的灵魂却是肮脏的。他经不起胜利的考验：他为了保命不愿迎战发起突然袭击的德寇自行火炮；他企图奸污德国少女爱玛，当后者为尼基金所救，他又血口喷人，反诬尼基金，并把爱玛当做“女间谍”而抓住不放。格拉纳图罗夫，这个自负、粗鲁的连

长，与麦热宁气味相投，他津津乐道自己在卫生营里的“艳遇”，以此伤害同志；他残酷地对待俘虏，进行报复；他由于自尊，不惜给尼基金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当然，他与麦热宁略有不同。他的“吹牛”背后隐藏着他对女军医的真挚恋情；他的暴虐行为与他全家人在斯摩棱斯克惨死于法西斯匪徒铁蹄下有关；克尼亚日科牺牲后他能捐弃前嫌，尼基金违反纪律，他能不挟私仇，妥善处理。尽管如此，格拉纳图罗夫作为胜利进军的苏军指挥员，他未经得起胜利的考验。

尼基金与爱玛的爱情是贯穿全书的情节主线。二十六年前的那段复杂的恋情，构成奇异的浪漫史。这一浪漫史发生在战争尚未结束的日子里，特别是在被尼基金视为终身楷模的克尼亚日科牺牲的悲痛欲绝的情况下，无疑也是尼基金的一种“疯狂”。至于爱玛，她对“救命恩人”则是一片痴情，终身难忘。事隔二十六年，当年的爱玛，现今的生意兴隆的商业家赫伯特夫人在西方出版的书里发现尼基金——她的“瓦吉姆”的照片后，以汉堡文学俱乐部的名义邀请他前去访问。访问汉堡的尼基金已是一位年近半百、饱经沧桑的作家。他谈到自己时说道：“我早上刮脸的时候照镜子，有时就会产生一种天真的、自我解嘲的想法：两鬓斑白了，虽然还差一点才到五十岁。其实，主要的岁月是在那镜子后面……”与爱玛的重逢使尼基金心绪郁结，耽于内省，日夜不得安宁。往事历历在目，其意义何在呢？如果一九四五年的年轻中尉尼基金对他们之间的爱情以及存在于他们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不甚了了，那么一九七一年汉堡重逢时的作家尼基金则看到使他们分离的一种不可克服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在一九四五年是战争，在一九七一年则是国与国之间的对抗、“冷战”。虽然在汉堡他们之间可能重新燃起爱情的火焰，但是他们都有所克制。不论是尼基金还是赫伯特夫人都意识到他

们各自站在不可逾越的两岸上。

汉堡访问的重要内容是尼基金与韦伯出版社总编迪茨曼之间展开的一场争论。但小说中,对这场争论的描写与对战争以及尼基金与爱玛重逢的描写相比显得逊色。在论战的舞台上,尼基金的形象与虽对生活 and 未来失去信念但却能言善辩的西方文人迪茨曼的形象相比,显得苍白无力。

尼基金死亡前的思索和梦幻是全书各条线索的汇总。上述这些交流访问、爱情纠葛、战争往事、对话或争论等情节线索都只是小说外在的情节线索。在情节的敷演上,邦达列夫有自己的美学追求。他在《致我的读者》一文中谈到古典文学作品的情节铺叙时说道:“大师们笔下的情节决不浮于表面。它是作品潜在的发展,如同一股潜流。”《岸》中也有“潜在的发展”,有一条内在的情节主线,那就是主人公的反思和探求。

登机返程的途中,身心交瘁的尼基金脑海里如同走马灯似地浮现出他一生中悲欢离合、酸甜苦辣的一幕幕幻影:喧嚣的人间地狱罗马和僻静的西伯利亚故乡、通古斯卡河两岸原始森林中平静的夜晚和被杀死的两只漂亮的小松鼠、六岁儿子的夭折和妻子丽达的关心、“眼睛碧绿、举止敏捷、身材像柳树般挺拔的克尼亚日科中尉”和自以为是、纠缠不休的萨姆索诺夫、柯尼斯多夫小镇上初会的爱玛和汉堡机场分手的赫伯特夫人……生活中充满悲欢、善恶、美丑、生死……尼基金不断探索生活的实质,并寻求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敌对的途径:“生活的实质就在生活本身之中,它毫不迟疑、毫不停顿,以闪电般的速度奔向不可知的、幸福的‘后来’”;“人的一生都寄希望于未来”;人生的职责应是关心他人,“丽达——她想承担我的痛苦。而我……却想承担另一个人的痛苦——爱玛的痛苦……承担别人的痛苦,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是疯狂,这是理智所难以理解的。但也许正

是在这里含有我们心里所有的最富有人性的、最主要的东西？”

与爱玛的重逢、与迪茨曼的辩论、与萨姆索诺夫的争吵造成的几天的紧张生活以及过量的白兰地和咖啡、睡眠不足、疲劳过度，导致尼基金死亡。尼基金的死亡可能引起一些读者的不解。主人公的死亡实是艺术家手中一个强有力的艺术手段。何况仅有的两个贯穿全书的男女主人公经历了战时和战后的长期别离，再次相逢后，一个抱着对未来的期望——哪怕是渺茫的；另一个却突然死去，怎么不让读者产生强烈的反响呢？那么主人公死亡的含义何在呢？虽然死神夺去尼基金的生命，但他的一生证明克尼亚日科和尼基金的世界比起麦热宁、格拉纳图罗夫、萨姆索诺夫等人的世界来要光明、纯洁得多。虽然他无法达到“那个绿色的、天国般的、蜂蜜一般的夏日幸福的彼岸”，但他终于悟出人的真正幸福：一个人“尝尽一切苦难、疑虑、探求、斗争”，“掌握了不可思议的奥秘——不再害怕死，这时他才是真正幸福的。”大公无私，关心他人，无所畏惧，追求真理，这就是幸福。

邦达列夫早期作品《营请求火力支援》的主人公叶尔马科夫对死亡是这样看的：“死亡——这是空虚和孤独。”把前后两个主人公对死亡的两种不同理解对照起来，就可以看出邦达列夫在《岸》中是站在什么样的哲理高度来探索人生奥秘的。

作者本人提到《岸》时指出，书名《岸》本身蕴含了一切。的确，作为小说篇名的“岸”这个词不止一次出现在小说之中，具有多种内蕴：它时而表达出某种感受或预感，时而又闪现在回忆之中，时而又体现出某种情绪，时而又作为看得见的实体，时而又变成蕴含着深奥哲理的象征。如果说河流两侧总是河岸，那么这种多含义的“岸”就会演化出许多互为对照或互为对立的“岸”，如祖国和异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敌方和我方、战争与

和平、善与恶、现实与理想、今与昔等等。如小说这样写到尼基金和爱玛：“她，是个德国女人，属于敌对世界……她是在那一边，在彼岸，在崩裂的万丈深渊的那一边，而他自己则在洒遍鲜血的此岸。”又如麦热宁就明确地向尼基金宣称：“我俩中间，中尉同志，隔着一条河。您在这边岸上，我在对岸。”除了社会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对应的“岸”外，人（譬如尼基金）也在自身中寻求“岸”——幸福。正和作者说的，“每个人都想找到自己立足的岸，这个岸应当证实或者说明他以往生活的含义……人找到自己的岸或者没有找到——幸福或不幸福的区别界限即在于此。”^①最后，不应忘掉的是作为象征形象的“岸”所包含的哲理：“岸的形象——这是走向某个事物、走向理想的目标、走向真理、走向精神的高地……的永恒运动。”^②

陈敬咏

① 引自 E. 戈尔布诺娃《尤·邦达列夫》，莫斯科作家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29 页。

② 引自《莫斯科大学通报》，1976 年第 4 期，第 84 页。

内容说明

一九四五年苏军中尉尼基金随大部队攻进德国，在与德军残余势力继续进行残酷战斗的特殊环境下遇到德国少女爱玛，双双坠入爱河。七十年代尼基金作为作家访问德国，与爱玛重逢。他们心潮激荡，感慨万千，但又都意识到各自站在不可逾越的两岸上。《岸》是一部反映二战和“冷战”时期的作品，也是一部深刻的哲理性小说，作者尤·邦达列夫(1924-)是当代俄罗斯著名作家，曾三次获得前苏联国家奖。根据小说拍摄的电影《岸》曾在国际电影节上多次获得大奖。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定,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目 次

第一部 到彼岸	1
第二部 疯 狂	97
第三部 怀 旧	351

第一部 到彼岸

第一章

巨型客机的喷气推进器在九千公尺高空轰然呼啸，在舷窗厚玻璃的外空，那阳光普照的北极严寒里，巍峨得眩目的宛如白糖般的冰山闪耀着，沿着地平线飘浮。冰山下，密密层层暗云遮覆着的白茫茫深处，留下了好像被遗弃的大地。

人们在苍穹中微微震颤着连续飞行，尽管知道云层之下是可怕的深渊，但是，由于阳光的辐射，由于在机场久待后终于顺利启航，于是在温暖的座舱里便活跃起来，大家感到舒适惬意。直射的阳光映现出座舱里到处弥漫着的层层烟雾，此时此刻，烟味儿也特别好闻。乘客们解开安全带，放低软椅靠背，坐得更舒服些；到处是翻阅报纸的沙沙声，这些报纸是由两个身段苗条、笑容妩媚的迷人的空中小姐（似乎是神话般地从国际航线时刻表的广告上走下来的）分发的；大家嚼着起飞时分发的夹心糖，这也是空中小姐几分钟前带着迷人的微笑放在托盘上送来的；接着，座舱的各个角落里响起了俄语和德语的交谈声——充溢着旅途舒适、安逸的情绪，希望以后的一切都像刚才那样顺利安乐。

最初在机场上产生的那种摆脱了一切家常琐事的自由自在的感觉，现在，在机舱里，在舷窗外漫无际涯的充满阳光的高空中，在功率强大的推进器震耳欲聋的吼声中，在耳畔听到的外国

话声中，在令人愉快的天堂般的座舱里，加上顾长的空中小姐——这些在空中维护精神安宁的纯洁天使——的亲切微笑，使人们的感受带有宗教的神圣色彩，如同释去枷锁，悠然自得。尼基金常有这种不以飞行为苦的心情，他疑问地斜睨了一下同伴萨姆索诺夫，这两人还从来没有一同乘过飞机。

萨姆索诺夫的圆鼓鼓的腹部还束着安全带，他转过头，以好奇的眼光漫不经心地投向过道那边的邻座。那里，三个上了年纪的，看上去像是旅游者的德国女人，一边翻阅膝盖上的杂志，一边大声交谈，并用烟雾袅袅的香烟指指座舱前面空中小姐走进去的门帘。透过推进器的音响，尼基金听出“吃”、“早饭”^①这两个词。他想随便聊聊，就愉快地说：

“普拉托沙，别去听别人谈话。她们在谈什么？我想，一定是在谈此刻必不可少的早饭，对吗？要是能吃点冻鸡，喝点矿泉水倒也不坏！”

“德国女人是饿鬼，”萨姆索诺夫叹了口气，回答说，“她们说，还是拂晓在‘大都会’饭店吃的早饭，还想再吃点东西提提神。她们是科隆人，可爱的女人……只要一听到这种语言，我就有过敏反应，简直像中毒。战争期间我跟他们这种人谈够了——一辈子够受……”

“不，普拉托沙，喝点白兰地再吃冻鸡，这在飞机上是必不可少的东西。”

萨姆索诺夫松开安全带，摸索着按钮使椅背向后倾，笨拙地向后一靠，鼻子里呼哧了好一会，颧骨宽大的面孔转向尼基金，那疲惫的、宛如圣像上的眼眸望着对方，眼神里没有常见的那种讥讽，而只是流露出一种忧郁神情，迟疑着是否要研究研究尼基

^① 此处原为德语。

金为什么逗乐的原因。尼基金此刻好像是一语道出了一个无所用心的旅行者的哲学：无忧无虑地偎靠在椅子上，一心只想冻鸡和矿泉水。

“我看得出，瓦吉姆，你对这次游历的开头很满意。是啊，总有什么在等着我们。”

“你知道吗，我高兴的正是能同你一起到德国人那里去，普拉托沙。”尼基金说。

“彼此一样，”萨姆索诺夫含糊地低声说，“这种情绪适逢其时。”

他们相识有十五、六年了。这些年来，他们走过的道路不少是交错在一起，甚至常常是相连在一起的。两人写的书几乎也是同时出版。尽管他们的作品风格迥异：尼基金的作品粗犷激越、热情奔放，萨姆索诺夫的散文则平稳细腻；这和他们两人的言谈举止却又不可思议地截然相反，——一些评论文章谈到战后一代作家时，总是将他们相提并论。尽管他们俩都知道彼此在许多方面都不相同，但他们总是互相吸引着，这是因为他们这代人都经历过战争，共同的体验将他们联系在一起，还有在他们相识多年的交往中形成的某种不可捉摸的东西，它有时隐藏在半开玩笑的讥讽中，甚至晚上打电话闲聊时也是这样，比如：“你神气起来啦，瓦吉姆？为什么也不打电话来？躺躺沙发，抽抽香烟，坐享清福啦？什么时候你才能把中篇小说凑合出来，大作家？雇用黑奴了吗？读完了，读完了。你的那位教授写得还可以，渡口上那位细眼睛的姑娘也还可以，至于将军嘛，完全不可信，你把一个将军写成个小知识分子啰，这样的人是没有的。好吧，等着瞧吧，等我的巨著一旦问世，你们这种人就成了晚辈了。”“我不怀疑，普拉托沙，我在等着你那惊人的大作出版。”“等着瞧吧，尼基金，等着吧，你还会在我的书上落下伤心之泪呢。”

萨姆索诺夫在电话里笑了，然后又背出一句简短有力、妙趣横生的俏皮话。“怎么样，嫉妒了吧？在扯头发了吧？就该这样写作，我的孩子。我三年才想出一个结尾。唉，你们这种人还是一群毛孩子呐！”

萨姆索诺夫写作起来慢得要命，一天只能写几行，写一段。他煞费苦心、疑疑惑惑地挤出几个字眼，然而又将信将疑。他讨厌修饰语，可是文句里又用了许多，甚至于到了极为冗繁的地步，即使这样，他的文笔也还是细腻的，特别是作品结尾的章节尤为出色。然而，当有人向他提到其文句有些累赘时，他往往一字一抠，使劲儿进行反驳，争得面红耳赤，脸色发紫，同出版社的编辑们吵得不可开交，弄得一些批评家怕他大发雷霆，怕他会火冒三丈。有人认为他这个人爱大喊大嚷，令人难以理解，他会毫不客气地对文学界的同行进行粗暴的“骑兵式的袭击”，因为有时他偶然在俱乐部的走廊里遇见某个不够谨慎的批评家，他竟然会暴躁地冲着人家喊起来：

“你们这帮苏格拉底，不见世面的真理爱好者，你们在喝酒的时候只会翻来覆去地唠叨一些叫人腻烦的定理吗？你们喜欢含含糊糊的电报文体吗？我可不是报务员。我写得太详细了吗？我以后还是这样！你们在这里嘟哝的那一套，我统统瞧不起，统统置之脑后！你们的时髦话和你们那种妇女例假时的唠叨焦躁劲儿，害得我消化不良。我温存地热爱和拥抱你们，我就去药房买点蓖麻油来清清肠！”

萨姆索诺夫的这种顽固执拗激怒了许多人，为自己树敌不少，同时也赢得许多崇拜者（尊重他的坚定），这种拗劲儿特别使尼基金亲近他——从中可以看到过去部队中的典型代表人物的性格和当年必须具备的充分自信。……在出了第一本书之后，尼基金已习惯了萨姆索诺夫对他的态度。萨姆索诺夫带着妒意